列聖御製

十六

文宗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八
正宗大王文
卷之六十九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八

正宗大王

文

左議政李性源拜相辭疏批 戊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任使卿久矣予知卿悃愊卿知予規矩卿父子多年處邇密之地朝夕左右呼吸直通所謂家人視者若爲卿家道也噫執卿之跡求卿之心即剛方周詳四箇字公耳國耳別嫌而明微不枝不求同寅而諧好欲畀今日彌綸之責舍卿誰先肝膈之諭不宜拖及漫話略布數

行冀卿惛然

領議政金致仁因筵中救解李魯春等事退

而引咎敦諭後書啓批

此非如是之事所謂過則非禮者若爲今日準備語凡有秉彜之天血氣之倫者寧或歇後於討復之義哉况卿體國元老也不知也故有无妄之過无妄也故覺即自訟一番陳劄一番胥命抑足暴本情而白初心自再疏之擧擧措過矣出城尤過之過者予有一扣於卿者如是之者出於自訟耶嫌其緩討耶由前則頓悟一念炳然如丹遂事付

之先天名教無讓別人奮然挺身進進不已效古人靡不去之義則救時之策似無出此由後則不識卿者藉有云云予當斥以搆誣更向卿多般慰勉卿豈或反自菲薄乃爾耶量時之義不當如許卿若趑趄不決荏苒時日徒滋具瞻者致惑則傍伺之謗言何以抵之羣哄之咎責何以塞之為卿計如是為非計不如是為得計時乎時乎時不可失

領議政金致仁等請討趙時偉筵奏批

前此既悉諭大抵守鎮則酌處自有斟量非為渠

而屈法令雖更問豈有浮於己捧之招乎趙時偉事堂疏雖似為證事實本無加減以渠鷙性蜮情不怕高厚非戚里而嗜戚里之稱無權寵而耽權寵之目處家向人肆容口角真所謂不見是圖況國言喧譁夫夫皆持疑疑謗之取非渠自作而何為人臣子被此獲此尚敢假息於横目之列乎即此為渠斷案誅亦可殛亦可投北亦可但其事令若拿致究問渠必曰無是對質無其人適足為藉口抵賴之端此所以持難人或曰朝家刑政不必如是因循云云亦有大不然者上所謂被此獲此

之罪優可抵一律極典何有於刑政之失平乎適
因卿等之言復此申申矣
領議政金致仁等請討吳翼煥遂奏批
藏頭隱暎之習彈人猶不敢乃爾況言蹟乎以靖
世道距詖辭之意特施譴削之典臺臣譴削非輕
律也過此加等亦非不知而不一按問於渠徑定
律名恐或為後弊至今任他者此也大抵好此惡
彼惡甲好乙渠豈能揣得陽護陰擠將取姑與昏
辟所恥為言固妄矣此不過近日嚮用領相叔姪
而異於卿者疾之轉相嘵嘵自致喧傳翼煥亦有

耳欲得難矣之目有此說去情可惡矣領相筵奏
固知出於明是非正趨向而一呉翼煥之升沉生
死無補於彰癉反害於睽離此非大可悶大可歎
處乎此際右相敷陳五皇極六三德之上下相須
以陶鎔之功效對證之劑此言亦有理予則斷之
曰領右相所見似異而同欲建極則舉措不可不
明正欲明正則疑阻不可不先祛人皆自明自正
然後人亦無疑無阻若言今日朝廷所好之人捨
秉匀軸者孰先當之此非領相而何然則領相之
心能無不安乎故異於領相者予亦不得坦然視

之從古托以言疏肆發憤懟不平口氣甘歸於抵罪之科者豈皆無嚴不敬而然歧貳之過自不得不犯觸不敢言之地適因卿等齊登一堂又值領相初筵有此敷示心曲卿等但當退語未登筵諸臣交相告戒丕革舊習一翼煥罪止推罷亦足矣

禮曹三勳臣黜享當否收議啓批

三人者之罪可謂難掩國乘載焉野史傳之大夫國人之所共知知之者無不咨嗟慨惋以撤黜之尚遲為闕典欠事人情所同公議可見然今茲遍詢之命不獨難於獨斷別有深量而熟講者 先

大王已未下教專指　温陵復位當否也至於三
人事間因故相李宗城筵奏雖有上下酬酢當黜
二字亦未嘗槪及　聖意於此十分難愼庶可以
仰認今又取考政院日記　下教若曰存勲名去
配食此半上落下議於昔時則可今時則不可況
於復位之後三臣者不過庭食而已怵焉之心宜
在三臣以　聖后弘量懿德豈區區於此等事乎
在嗣王之道重中興之業體弘懿之德可謂繼述
也　聖謨洋洋昭在記注及今奉覽之後始敢自
信前見早知有此教豈必收議乎三臣黜享一款

今無可論置之

加髢申禁筵奏批

右相之言不但的確予之必欲復舊制前此筵席屢示微意意槩在於明 聖志紹盛烈大抵中輟之本非 聖意自右相以下逮事而及聞者孰不知其委折乎伊時賊臣麟漢敢以宮樣等語乘間創發上以侵犯下以鉗制於是乎筵臣莫敢有異辭禁遂弛而令遂廢此盖賊麟貪慾無比僭奢無倫至以加髢之大其制侈其式高其樣自謂有素癖每於去髢之禁令心常不平畢竟有此沮格之

擧即此一節無臣分可知況以事理言之同氣之間兄所仰賛弟乃請罷是不但朝廷之罪人抑亦私室之悖弟雖小於此之法制　聖斷赫然令甲一定則爲羣下者有不敢較計於見聞之生熟而輕加雌黃之論況以濫腸猾手恚不能窮其所欲必欲壞敗而後已予則曰惟此事賊麟可誅今欲申復舊制沿革顚末須有一番敷示後生少年之未詳事實者庶得以知所未知聞所未聞初欲含忍予若不言今人孰肯言之先以此批旨頒示朝紙俾各曉然

婦女冠飾辨品遴奏批

予意之自初持難固非一端禮判知申參差之論不惟爲然大抵加髢之申禁出於不得已外此無論好制不好制凡係生割新制都涉不緊此一不可也屬之儀章欲表貴賤則內外命婦上衣下裳頭粧足穿等種種隨品別異之制用於公私大禮者自有不易之式如首飾大維盤子之自九至一圓衫長衫唐衫之斑袖多寡緞羅名色胷褙之宗親命婦麟澤文官命婦雀鴈鸝武官命婦虎豹熊羆大裳之畫雲鶴鷴鵲鸂鶒品帶之犀金銀鐵緞

紬佩玉之青玉黃玉舄鞋之黑紅緞及黑熊皮無非表貴賤之儀章內朝之禮久廢惟有空文藏在內府今於便服之便服褻衣之褻衣簇頭里忽以如棋大玉片金塊付之此二不可也意在慮患欲袪僭汰則雖男子之章服途人耳目者市井白徒之嫁娶近俗稱以借吉帽袍品帶乃敢無難服著獨此婦女簇頭里上金玉圈寧有不借用之理然則何異於七寶粧之貰用乎此三不可也男子著網巾故便於貫纓圈子之制出婦女之效以懸圈甚無謂此四不可也女象地地形方命服蕊珩古

制必取方玉況於頭上之飾借用男子之物大違方佩之本意此五不可也玉用燔玉金用鍍金設令嚴立科條俾無得違越閨門之內禁吏不入真玉純金之屬雖家家人人濫用安得以知之此六不可也一品命婦始許懸玉文蔭武卿宰夫人應懸者數必零星況以實職為限如祿射陞品老職同樞納粟衛將等崇政以上妻當無不懸之然則名士大夫三品以下妻反不若此輩此七不可也用夏變夷綸音既言之簇頭里上懸頂子亦果無反違本意之嫌乎此八不可也有一於此不可為

况其不可者八乎僉議非曰無所據予則决知其不可用簇頭里上懸金玉一款并置之

嶺儒所進戊申倡義錄禮曹收議啓批

取見倡義錄命收議大臣意豈徒然欲使鄒魯之鄉忠賢之裔得洗六十年積寃厚誣也大抵詿誤場中舉能超拔至於爭先倡義其氣節誠忱可謂特異舊甲重回舊功咸錄以此時見此書烏可無拔例褒嘉之典諸議雖有參差亦何必求其苟同號召按撫之功趙德鄰黃翼再誠有之翼再之横罹自有公證德鄰本事雖未到底諦悉而 先朝

下教旣許以望士晉秩擢用置之近密後十年臺
臣追提乙巳疏語請竄而一故相疏請拿鞫俾暴
其寃及其置對也故相又以幾不免枉害無罪爲
言畢竟給馬賜米至有護行之恩典乙亥以後國
是大定而卽下給牒之命且況近日雖過於此之
事苟無關於隄防猶且蕩滌而疏通何況兩人者
先朝之恩眷若此故相之奏語又如許是年是人
政合紀錄故承旨慶尚上道號召使趙德鄰故牧
使右道召募使黃翼再罪名歲抄中特爲蕩滌此
乃仰述恢蕩之 聖意凡我嶺士人士知予今日

申諭之意益勤絃誦之工孝於家忠於國萬子孫無斁以答我 先大王天地覆燾之盛德大恩

內閣提學金鍾秀劄批

答曰省劄具悉卿是幾年知遇之近臣也調酸和醎義共趨向而乃不念報效鎮定之策反欲推其波而激其浪乎今日朝著之如是紛紜究其本誰執其咎到今趙事猶屬先天左右拳踢一片精神都在於一右相日復一日轉加一層至有卿躬擐自擊之舉是誠何故雖欲甘心於右相獨不念忌器之嫌乎非不欲嚴賜處分警勵世道而卿家有

百歲老人孝理之政在所當念且今爲計莫勝於
息鬧卿則施以罷職不叙之典
右議政蔡濟恭因故承旨趙德隣等復官事
遣重臣金鍾秀尹蓍東等論斥辭職劄批
答曰省䟽具悉卿懇本事處分非爲其人亦非爲
卿近見政院考奏之記注　先朝處分與傳敎待
之以林下之士加之以旌招之禮丁巳被逮也特
使勿搜勿械出獄之日錫以乘馬又命庖人繼肉
廪人繼粟原䟽句語逐段昭釋旋以乙巳處分曲
加慰譬及至乙亥以後先正文正之從享而特下

蕩滌罪名之教其後又教以雖非復官無異復官俾息閙端今番事非仰述而何此所謂非為其人非為卿者也卿之於此遭罹豈足深嫌乎况以毋敢妄度毋或過慮共貞同寅誕成真正大平蕩之功面勅大臣諸臣從此衆疑羣蒙自可渙釋在卿身計賴亦便好附陳云云尤豈關於卿

左議政蔡濟恭筵奏批 庚戌

軸條以試該洽掞措欲觀風裁主司之只謄虛頭一段并與中頭而不見則寧有如許體段况策之為文釋意專在於中頭中頭不見如畫龍不畫睛

大抵責苟在試官而舉子之不留意於中頭以下亦屬當矯之先務以此先飭試官仍令諸生預各聞知自今科專力於中頭以下而虛頭過十行者無論工拙一切并置落科雖榜出之後卿等取來考閱違式者亦當拔榜試官論罪古人豈不云乎文體可以觀世道竭氣於虛頭是甚氣象予於此常所耿耿適因卿奏不嫌其煩複如是敷諭況科名異於他科則文體氣象之必欲優餘未必不為祈永之一助多士聞此敢不承當亦令下諭于掌試京試官都事

領府事鄭存謙乞休致疏批 辛亥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年已至矣病且痼矣陳力就列决知其難強則予於卿眷遇豈不思所以終始無缺之方乎初元枚卜意豈徒然舉世奠詬禮樂刑政盡爲竊弄之凶醜者所借竊伊時搢紳難言之憂虞尚忍言哉卿能奮然勇斷去就不苟人或以獨善咎卿樞機之密宜使鬼神莫窺記昔乙未冬辥賔客疏語有曰匹夫懷璧既往莫追哲人知幾方來可勉又曰接天之浪傍及虛舟傷弦之羽猶驚曲木蓋此數句語即卿所藉手予所許心

者然已矣卿今老且病引年之懇若是其切至俾
卿就閒安意將攝實合於禮經敬大臣之義疏中
所請特許準施借以三字之銜自此卿可永謝朝
端殊覺為之悵悵教文欲臨殿面宣卿能造朝親
受耶仍遣承宣兼傳筵教卿其量力附奏也

校理趙鎮宅論洪秉纘疏批

洪秉纘屏裔事見筵本聞筵話者必當知予一視
同寅之苦心何必更煩辭教而其在牖迷之方亦
不可無撼及頭腦之舉惟予惓惓一念在於無適
無莫無物無我不東不西不南不北名載仕籍莅

苒枳拘者咸與維新通融混合丕革瑣瑣畦畛眉
眉界限鑄成大平蕩也彼秉纘者乃欲無難滓穢
於清明宏平之治規敢為蟷蜋焉敢為龍斷焉彼
之殘劣顧何足言而執其跡而究情王綱斁矣世
道壞矣喣濡自喣濡鍼砭自鍼砭向來之略示弦
韋以求正於論思言責之地者已久矣爾今云云
尚亦後時贅矣差強醒予嗒聵大抵十數年前滄
桑屢改鯨鬪鰕死非喬木則故家也時久事定之
後偕欲掇攬而陶甄卽予質諸屋漏矣彼息壤之
一副當造化欛柄則為今日居銓者但當拱手承

命出而對揚而已秉纘所為是果常情之所出乎
郊行還宮上下疲憊之時逐長堂㬚三銓汲汲耽
耽竊其駒隙集遠邇四方之偶然罕擬故為不擬
之者流名之曰政望排書入啓夫夫也必有眼孰
不見之乎渠若市譽云爾則罕擬與不擬者艱覓
而渴求不與常常無礙者并擬之則是不過一名
臺通後持掌望筒只擬地敵者之謬例也見擬於
是政者亦豈無抑鬱落莫之心乎又若背馳云爾
則在昔是非之甲乙各守初執不害為士夫氣岸
而邇來事端果屬何許則此而背馳寧不凜然且

況偶爾越黜之人皆并湊選於這中亦不可謂真
箇背馳也有一於此罔非人臣之極罪焉這三苗
之常憲當初處分之止於薄罷者以非其時也然
屛裔之典失之太寬欲使爲銓官者知所懲畏真
箇行對揚承佐之政人人得以咸囿共被之化則
秉纘先施當施之律在所不可緩令該府押至絶
島安置不言兩司事別有下教

漢城判尹具廙尊位復舊規遴奏批

五家統之法　祖宗朝金石之典不啻昭然況於
先朝著成事目領之中外有以仰統攝管轄以寓

五衛遺制之　聖意豈不誠盛哉休哉洞有掌即隊之正也里有任即旅有帥也坊契之尊位如部将各部之官如五衛将亞尹如副摠管京兆尹如都摠管在昔五衛之時崇祿判書以下皆隸於是軍職之稱即此意也至今以崇祿以下無實職者皆於龍驤虎賁忠武等諸衛之司直護軍等軍銜例付古例雖難一一追復所謂尊位諸人若於管下洞里之事十分著念申修　先朝五家統定式必勝於近来尊位之只有其名然若於頒令之後無實效則反不如不為姑且置之以責来效第令

知此意俾各實心照管尊位中朝官之太不句檢者士庶之反或貽弊者各其部官時或舉其尤無謂尤無狀者報于本府朝官則草記論罷士庶則本府直斷至於尊位差出亦不至如前孟浪俾有循名責實之效

左議政蔡濟恭請飭庶流勿以太學序齒之故紊亂居家等威筵奏批

天子元子之於凡民俊秀其等如霄壤其禮在上古此則固尚矣我國專尚禮義儲貳之齒于學也生進諸儒分明倫堂東西庭以齒列行則儲貳入

門讓于齒然後始升堂受學在其時一名與否未嘗有區別之擧獨於食堂到記尚有因循之謬規即此食堂序齒之用入學例夫孰曰不可向於儒生講日因言端適有申諭於泮長者其後聞已通同序齒諸生之知禮誠可喜今筵卿奏亦好學校自學校家庭自家庭若或引此援彼致有爭端則惟今正百年流習之好意反為為弊之資須自廟堂知委中外俾各禮以接之分以自持共享和泰之福則豈不誠美哉

湖西伯封進活雉以永久遵行萬無一弊者

代封片脯亦以他物代封事備局啓批

以其山梁之活物而封進也每導放生之 聖德輒放于上林則翔而復集久而後悠然飛去便作宮中之故事其為無用而有弊果如許既聞之自今到界進上活雉封進除之以永久遵行萬無一弊者代捧至於片脯一種之獨有於本道者甚莫曉牛禁至嚴雖於大小宴饗除非大膳折體之外倒無得用牛肉則設有營下之庖肆以牛肉獻御得不近於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乎片脯亦以他物隨時代捧

惠廳各道臘肉進上元會減實數書入啓批

附註左議政蔡濟恭筵奏批

湖西臘肉之京作貢出於　聖祖爲民軫瘼之盛德而本道之月令也朔膳也物膳也各道之蔘吉乾秀魚價也次第爲京作貢惟今諸道臘肉之依湖西例京作貢益知其當然不可已豈非述　先之一端乎自今年依此舉行別單中湖南條保錢名色甚不可卿則雖以湖南進上添價之例有元定保人不出於戶斂結徵屬之應納有此同錄而其不以惠廳之詳定穀物會減則一也又有異於

四道預備名色之出於詳定者乎由前由後保錢決不可混入於輸入之秩此一條斯速釐正別單冊子更為修入元保錢令道伯從便區處若此則諸道自此不知臘貢之為何貢豈不便好乎近年以臘肉釐正事傳敎及擧條與今別單彙錄一冊分須諸道此後知此意更勿干預臘猪之以雉代捧猶慮有一毫民弊銃雉鷹雉雌雉特令通同封進出於為小民軫瘼之苦心則營邑不能對揚惠不下究豈不駭痛大抵凡事從前例為可況雉與鮮一也乾秀魚名色以湖西朔膳之貽弊小民在昔因故相建白以價米自惠廳直進各殿宮聖祖為小民之盛德大惠湖民至今膏沐臘雉何異於是乎設令無例而無弊可創而行之例有據弊如許一依乾秀魚價封進例磨鍊數爻關問便否於各該代捧

諸道仍令該廳別單草記
載之度支及貢膳定例
教

禮曹祈晴報謝祭設行啓批 附註太常神室祭儀享官定式

祈晴卽晴雖幸靈應之若有所相然積雨之餘不可以今日之始有晴意遽行祀典稍觀一兩日日氣待快晴始議報謝之擧似合事宜待三日後報謝亦係爨典更待下教設行報謝祭處所一款欲有詢問後爲之者卿曹草記旣登聞因此收議庶不至太早凡禜祭報謝設行於四門者以神室同奉諸位有難獨設於四方山川神位也今番適因

修改事姑未還安而還安日子當在快晴後其時亦當有祭儀若於四方山川神位祝辭添入報謝之意兼告還安之由於禮似無不可亦省奉往奉來之屑瀆係是罕有之例問議大臣指一稟處奉常寺神室修改告由獻官不過僉正大祝亦不過末通侍從者城隍祭官亦用二品亞尹則况神室獻官乎古例之不以該寺提調為獻官者必因提調不但權設之假銜經國大典創制時有署事之制提調未及出故也凡事便於今則是為時措自今神室祭儀獻官以本寺提擧為之提擧有故以禮曹亞堂填差大祝以本寺正填差大抵宗廟之禮非不主敬而登降出入有愀然如復見之思此所以緣情制禮禮以攝情者也至於郊壇山川之禮專主於敬情與文非所參看以是致愼而致嚴之者尤有自别雖於時節享祀之日神位往來或別遣承史或另飭大祝况各位之移還安乎自今郊

提調提調中一員與戶曹堂上一員進去監董

今年大比科場禁條預爲頒示備局啓批

鄕貢既未復舊則千般說弊萬方捄瘼都屬於治末之歸而曰以末務而拋棄是固因噎而廢食豈可乎近来法綱日益解紐尤最甚者士習也科弊也今年又復縱弛亦豈曰有國有紀綱乎不能齊以禮義欲以刑法制之者豈不誠王政之羞恥乎中庸經文首言修道之教朱子釋之於章句曰教者刑政是也大抵不得已而用之於不率教之類自古在昔聖王之治猶然況近日士習科弊乎將

此另飭中外知此先甲之令俾各無犯

寫真後内閣問安啓批

追 先朝癸丑故事今年又圖一本雖或為述先之一端而十年之間政教有日隆之效世道有日新之美時象有日靖之幾民生有日康之喜歟夷考之則依舊而徒有星星者為皓盡工毫端雖用粉彩可愧且可呵然小本一本藏于 景慕宮之望廟樓以替省定之禮以寓瞻依之思而餘一本又將藏于 顯隆園之齋殿此所以欣然有得者也

兩司論邪學啓批

中原則六合之外猶多不盡之地界設或與吾儒背馳者蘗芽其間如螢爝之於太陽不屑爲禁無足貽害而我國則不然風土之所偏塞山川之所阻閡憎茲多口釀成事端此所以朝家之必欲嚴禁者也太學即首善之地而走作之放心閒氣不能制持往往有出位越俎之擧朝家不欲任渠之爲不得不略示警責則并與口耳絃誦之業幾乎闕如堂堂黌舍之間守而居之者非年八十老學究則乃西北羈蹤之數三縫掖此固萬萬寒心而

異言詖説之淬礪畏憚其責未必在乎庠序科目之類惟其藜藿不採之勢政須於林下讀書之士而緣予緇衣之誠未篤雖使君子在野鄉黨州閭之中苟以獨善為恥父教其子兄勗其弟以及姻親知舊力之所遍講而明之交相切磋則其為效益將見家家人人目不接不經之書口不道非聖之訓豈不休哉予雖否德在於君師之位當以是自勉而兼有望於林下飭躬之士各思勉旃也

左議政蔡濟恭斥邪學劄批

卿於小報見昨日臺批乎異端云乎者非獨老為

然佛為然楊為然墨為然荀為然莊為然申為然
韓為然凡諸子百家有萬其類之書少拂於正經
常道而非先王之法言皆是也故孔子之世邪說
之橫流不至如孟子之時孟子則斥之以洪水猛
獸亂臣賊子孔子只似泛說其為害者蓋所遇之
不同而易地則必皆然今人以小人之腹度聖人
之心認之若湯誓泰誓裕與迫之各有間然者然
可謂太不識孔子并與諸子百家未入於真箇異
端者流猶且刱立異端之目揭訓而預防論語本
旨何嘗不尤嚴而愈厲於好辯章耶況今去孔孟

為千有百年其所闡發闢廓之責不在於吾黨之小子乎予嘗語筵臣曰欲禁西洋書之學先從稗官雜記禁之欲禁稗官雜記先從明末清初文集禁之大抵正其本者若迂緩而易為力捄其末者雖切至而難為功今予所欲禁者未必不為正本之一助若使孔子得位而行道諸子百家之說不得與經傳竝行則孟子何苦而費盡多少大說話以取時人好辯之譏哉適因卿劉更申臺批未罄之輪囷卿居廟堂籌謨之地須以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雜記等諸冊投之水火當否與諸宰爛加

講究而此若以令不便為嬿赴燕使行購雜書之禁在所申明卿意云何至於所謂西洋學之為痼弊卿劄中至以嫉其學如嫉仇讎作書而明辨對人而切戒云爾則卿之以不早正人心明聖學反以為自引誠過且過矣予在君師之位尚不能先事導迪化行俗美何有於卿何有於卿又若洪樂安輩私書中一二取譬之句語昨於臺啓果見之為念四方聽聞之起惑勿須於具書使即釐改年少新進利口之病卿何乃一任之此則還為之慨然于卿自餘在造朝日面討

左議政蔡濟恭疏批

古之大臣必將順其美今之大臣欲逢迎其非如是而其可曰協賛而匡弼乎雖無今番之處分如卿等在大官之列者以下車之仁解網之澤納約自牖期於感悟即古大臣事君之道也卿等近日舉措視古大臣處事果欲然乎不欲然乎果犂然乎不犂然乎况朝廷之上所觀者體貌是已待命未承批尋章言事尋章未承批出令賔啓往古来今未聞有如許體貌噫體貌云也者豈直今日朝廷之體貌即流来不刊之綱紀也卿乃欲自卿一

人之手壞之毀之漫之漶之乎卿將何顏對予乎
於是乎敬禮有不暇顧卿則施以罷職之典

右議政朴宗岳拜相辭疏批 壬子

初批才宣再章又至控辭愈篤推讓太過側席虛佇之餘何等歎歎怍怍卿思之雖求神農之道欲行饔飧之治一足之昂害夔害炊予以是不惟勞心亦且勞力庶事之叢脞特次第件事況耆耋元老獨賢於夙夜卿若上下察而左右看決知非言私之時卿須幡然改圖出而視事

左議政蔡濟恭遭人言乞退疏批

卿之此疏謂之體國乎不體國乎若令公耳忘私
之古大臣處之決不肯作此藉冦齎糧之舉豈不
重為卿嘅嘅乎卿以人臣事君言不用則去之義
引為節拍而又於疏中敷陳不見用之三段事件
於是乎卿未免錯料卿見九經章大文乎敬大臣
雖重在於親親之下近日之舉非不知有違常格
事屬年前則必欲一一漫漶者即絜矩之所當然
而又自有親疎先後彼此之殊豈可曰言不用則
去乎至於吹覔之人言不須更提伊日延接諸臣
也卿與右相同登筵席同聽筵教而折旋與共之

奏對與共之及其命退又與之聯武而出緩乎云爾則兩相均不緩乎云爾則兩相亦均矣人之取捨財擇於左相右相之中者此非偏私而何如右相之在僚家者同一處義同一語默豈或同其進而不同其退乎今於診筵聞重臣之說右相果以是難安擬方尋劄辭官云云如是之際朝象國事當如何不在煩複卿須深量又若卿引年之請不但萬萬非其時卿之出而視政始於年至之後自玆計之滿禮經懸車之限不知在於那間予則嘗以古人後八十祈望於卿卿之此請得無幾於題

外乎多少都置之鄉雖欲牢執而堅拒恐必有遂
不得處亟斷来章即起視事

諫院請鞫前正言柳星漢啓批

向批中以上款事歸之於鄉闇下款事付之以可
供一笑予豈故為此慰藉之辭以效顛倒之術也
人情上下無間則人以無根没捉之說托以責善
横勒於己已乃内懷快快外示詡詡依舊淋漓不
露畦畛則此果曰難人乎小人乎是何異於衣汙
之不濯面垢之不靧程叔子斥以矯情者乎至於
君人之度反於是捨却他一已字廣開不諱之門

僉受無隱之言藏疾如山藪納汙如江海使人人得以盡其所蘊者譬若羣飮于河各盡其量設或間有極孟浪太不近理之說可怒在彼於我何有今番事亦然況上款事猶不欲深看於文字以鄉闇濶略之外此悠悠之談何患乎遠邇之不發曹也

刑曹判書李敏輔司直鄭景淳討柳星漢聯疏批

卿等耆臣也有此詣闕拜章之舉而曰以剖析義理劈破源頭亹亹而陳之首尾千百言惓惓於昔

人廢蓼莪之義仍又以凡人之語涉先故尚兢兢然致慎等語反復敷衍卿等之言予豈不體察又况不獨卿等之言乎然予於義理上雖乏講明之工情所摯處義理亦寓焉自不待勉強而天理與人情大抵間不容一髮斯義也粗聞於典墳彼柳星漢者之言看屬衮職可誅而不誅是悖於理也官以諫名不當恕而曲恕則反於情也予固否德汙不為此卿等立朝累十年奄到老白首滄桑之推敓情偽之嬗改必飫悉而喫盡豈待予索言竭論然後始可能領會乎曩在御極之初次第大行

誅討除非凶醜之倖已卧斃自餘未嘗假貸其腰
領不以近戚俾與於八議之典星漢於渠有甚難
疑顧吝而日接公車之堆案酬應疲一味靳可
者揆之於義於理果是耶不是耶卿等須思之曾
所誅討者言與跡俱綻而不惟大夫國人之所必
手磔口臠抑又天地神明之皆共憤寃痛疾乃借
麟經之筆乃試太阿之柄垂天下之大防立人紀
於萬世非敢曰忽於誅心竊有錙銖之尺度後之
良史尚論今日者許與不許無以逆覩惟予生平
玩犢之積勞神精自以為盡在是今於么麼星漢

何所事而如是斷斷寄語卿等自令尋予意在處

嶺南儒生李㙉等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爾等千里踰嶺跋涉叫閽其事則至敬至重莫大莫嚴其言則聽不忍見不忍不敢提不敢道也予寧或開口容說於絲綸之間有若循常賜批為乎此所以致爾等於筵前面諭本意者哽咽呑塞言雖不能盡意大略似不外是爾等毋憂義理之不明刑政之不舉而惟予本意之愈晦愈隱是懼而是恐交相告戒念念闡揮則爾等嶺土搢紳章甫之功也

省疏具悉爾等今日之疏尤何忍忍抑賜答乎然
萬餘章甫之論即國人之公論也公論所同可見
天理之大公則予其可以一己之情私無一語於
爾等乎爾等所謂頒示之請予不能從之者不惟
不敢而不忍予言即予一人之言近於私豈比爾
等萬人之言則予於此乃敢更容一辭乎前修撰
李祉永疏中諸賊之孥籍或追奪事至今有若靳
持然者云云揆以恒情常理寧或無所以而然哉
曩曉事外廷之所聞異於予之所知外此者亦有
事實之不敢不然不得不然者存焉一則有故宮

臣柳脩入對時下教矣一則揭示訓辭手澤煒煌其詳在起居注爾等須知予自來本心之斷然有所執守皆出於明 先志而彰 先休嗚呼血腔如沸貫徹胷肺而皇天后土照載上下 陟降神明質之臨汝予何敢以予一人一時之言言之於爾等萬餘章甫也

司直徐有隣請以懲討事編書疏批

御誦陳昔日所覩聞歷擧筵席未罄之蘊而仍請編書敷示大抵言之不忍說之至難形容剖析之際欲詳而不能詳則反致湮晦欲約而不能約則

恐失謹嚴假使大聖人大手筆知我罪我雖欲一付之於天下萬世之公議決知於此不敢措一辭而下一字況乎予乎又況乎事予者乎卿須看一部麟經其數十大義隱而婉婉而微有非管蠡所可迎刃而解者研窮力賾然後僅或窺其日星之炳烺此所以麟經爲聖人之手筆也噫明義錄之開局撰次豈得已也予雖不學斯義則竊取於聖人予何多誥

禮曹以南壇羹品及獻官品秩問議大臣啓

批

羹品事復舊非難而牲只用羔豕二品則為此羹一味別宰牛牲禮無所據自高靈諸人之高見博識或未免脫略乎抑看詳之際致精於南壇儀節之新定遺照於圓壇陳設之圖式而序例與大文如彼其相左耶獻官事五禮儀中祀篇南壇雩壇先農先蠶之三獻爵品皆同而農蠶則亞終獻之通政通訓令陞為正卿亞卿兩壇則初獻之正一品今降為從二品或陞或降特由舉行之循襲決非禮意之本然大抵祀典事體非不嚴重而有司每多慢忽記昔 先朝乙酉因雩壇三獻之差武

臣命以亞卿侍從擇送在其時則武臣之於亞卿其等猶截然故為防弊習有此飭諭定式至於原儀之正一品初獻自下不即謦欬自上偶未更詢至今未能一復原儀雩壇之近例如是也故南壇亦倣以為例自今兩壇獻官一依原儀官品塡差農蠶亞終獻之陞品既無定式之受敎文蹟而備考與續儀亦皆不載則等一中祀此同彼殊亦依原儀差遣

正言李明淵請禁酒疏批

省疏具悉聖人之言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以令

俗習紀綱之不古猶且執以為鎔鑄駕馭之欛權者悠悠一念在於不出不可行之令以睬信於人爾嘗觀夫朝家御極以後有發而旋收之令者乎爾以此敎為信然須反觀於酒禁可乎糜穀非不知也耗財非不知也决知其設禁而酒猶昔也今爾疏陳之方略一曰統契相禁也二曰大臣備局有司堂上專管與米布衙門吏隷權差禁吏也三曰人家大事許釀也五家作統乃國朝金石之舊典豈不誠美好而在昔五衛團束之時紀律嚴明士民用命然而已有漸弛之歎至于近來不特有

其名而已今為酒禁而作統則既異軍制又違籍法統而無長果孰主張廟堂之替行訟獄萬萬不成體段唉哉他司吏隷又何辜為此食楊役高之勞乎至於人家大事爾亦許釀然則小事之混釀又當令何司禁察乎惜乎書生之不識時務也又若用律輕重爾請亦有大不然者於民而杖之刑之而不從於士夫而禁錮竄逐而不率則更施何許之律然後得以立威而行令耶雖遠求諸上古淳厖之時千鍾百觚史稱堯舜周公不徹仲尼無量且以大禹治洪水驅猛獸之巍勳蕩烈特疏而

不之禁焉盖酒出於穀穀不播則酒可禁烏在乎
烝民乃粒萬世永頼也予雅不閑麴味粗聞惡㫖
之戒而事不可不先看分數故曰决知其設禁而
酒猶昔

右議政金履素拜相辭䟽批

答曰省䟽具悉卿懇古有山東出相之語相門當
求相業况卿是四世五相之家而卿又拜相職推
予心之欣幸度卿情之懼畏卿所逡巡遅徊不欲
遽膺新命者豈可曰過乎哉然下有世禄之義上
有世好之眷以若地處寧循故常至於董整國綱

彌綸世道使盐梅適其味酸鹹順其性朝著和泰生民奠乂即予寤寐在中之血誠苦心似不待敎諭而知者更望以所已知者益懋承佐之方

副校理李東稷論李家煥疏批

先從李家煥事言之可乎爾以家煥文體之弁髦經傳為話欛即予欲一言而未得其會者爾言之来真所謂如癢得搔大抵我國雖小衆有八域其御之之道不過曰翔潛不拂其性鑿枘各適其器而已此乃因勢利導之術而自有會極歸極之妙焉譬之於天下之廣斯有朱夫子天地風雲奇正

闔捭之大力量洗盡五季之陋掃却千人之軍其旨務豢其用布帛讀之鏗鏗泠泠如聞點也之瑟顏氏之琴而一開卷庶窺其宗廟百官之盛然猶有陽明近道之姿矯枉之過而專精於良知反約是務而東閣於問學太原遊騎騁鶩於葱嶺之間何來勿脚之旗增彩於溪潭壁壘竟不免門墻之揮且況降此而瑣瑣稗品鄙俚滛哇之蕞蔀傍蔗喙喙爭鳴其視龜茲夫餘之各具小成不啻若蚊睫蝸角而家家而正其謬人人而齊其舛為其上者不已勞乎予於近日欲聞治世之希音首舉一

二年少文臣而撕警之萬有一捨宋而適越用夏而變夷捷徑窘步貪鳥錯人則其為賊于斅文忝厥先武豈特无妄之小過渠曹以崔盧赫閥瞬焉之頃當卧占國子大司成弘藝文館提學矣貢舉而誤多士潤色而辱王言是所謂朱絃下里黃流尾金而釁庠館閣之上一任此輩厮壞則有北之投何足以贖乎至於家煥未嘗非好家數而落拓百年斲輪而貫珠自分為羈旅草莽發之為聲者悲咤忼慨之辭也求而會意者齊諧索隱之徒也跡愈鶩而言愈詖言愈詖而文愈詭絺繡五采讓

與當陽離騷九歌假以自鳴豈家煥之樂爲伊朝
廷之使然肆予遵箕聖歛時敷福之範承 先王
聖功神化之緒特書燕寢之扁曰蕩蕩平平室而
庭衢八荒四大字遍題八窓之楣昕夕顧諟作我
息壤於是乎篳路藍縷披自草萊家煥特其中一
人耳令也與一二人瞥地悖常者流比而同斥家
煥獨不茹菀又況彼而可斥而不斥此而不可斥
而斥之其可乎更有餘意之攙及者有才而菁於
蔑如齋志而無以自衒甘與草木同腐者俗所謂
一名是已欲識人倫之常稱則反慕千里不同俗

之俗自知彙征之莫混則嗜看十六子發憤之譚
至于咳唾揮弄之末而動相描畫惉懘竊竊鮮有
能超然聳拔於那裏斯亦朝廷之責非渠之罪也
如成大中吳正根之恭趨塗轍予雅好之并書二
中褒加十行如朴齊家李德懋棄尺朽而用寸長
開示向陽之牖且置大中齊家輩幸而揚名者委
巷別有崔岦若而人尚云遜矣天之生才不限地
分盍亦反觀於崔必恭自誤而誤其類之不億乎
此皆所謂不拂其性各適其器以期其咸底會歸
之妙也予當更語於爾爾莫言家煥家煥方自谷

而喬化腐為新由心之音何患不漸入佳境使家
煥才鈍三日而未刮目若子若孫又豈必每每讓
與不效自鳴之盛乎夫登盟壇執牛耳復明大一
統之權於長夜醉夢之中者予以為己任凡民秀
蠢有先覺後覺之別覺則一也縱或迷未脫灑者
介於間此特太陽之於爝火君子之於小人黃鵠
之於壤蟲主為主客為客斯其足矣故聖人編詩
三百十一篇桑間濮上之什竝列於大雅渢決之
際間今日諄諄之誘者感發於推恕懲創於求備
日遷善而不自知比屋有希音予則曰祈天永命

之本也

判府事蔡濟恭遭人言引免疏批

心是神明之舍也故靈犀一點炳若照龜寰宇之至廣而便一几案間況予之於卿乎滄幻桑閱百闔千闢今予猶古予古卿即今卿考其歸趣直惟曰心而已惟其知其心矣眷待緣於是責勉緣於是世若有睟明之人觀予與卿之際則捨却康衢坦邏當就波濤起處以諗其淺深誠僞莫曰大官出處不似乎具臣元首股肱之一體相須而靈犀照龜寰宇若几案則士猶為知心且不惜軀卿忍

規規於咫尺循墻之守耶來章中縱横鋪張俗也
俗也竊恐見譏於堂堂大方之評而曰驥曰信之
次第攙提以及乎旣設禁之曩事尤來必然予不
多誥卿須掃千幡然以答予前苦後懃之誠意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九

正宗大王

文

右議政金履素論疏通劄批 癸丑

天何言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推敘自然之妙惟君於人者順則而循執其權威福威福而旌别之其用殺活殺活而彰癉之昔我奮勵霜雪載塗令我懷蕩楊柳依依特各視其時措之適宜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卿之所愼極用慮慮望須竢間即起視事

政院請還收前後中批以嚴隄防啓批

荏苒廾載之間積薪果幾人閼鬱愈久而愈繁誠信愈往而愈阻間或號曰疏通而石火海市徒亂人目夷考其實反致害事過則有作威之漸不及則有貽累之歎何嘗見赤腔體國之人發憤努力於真箇對揚以予心為己心者乎如是而求從欲之治者不亦迂哉從令除非伏法置辟應坐之類無論久近輕重并與之混用此蓋修明之新式也卿等碌碌俗見何足有無然新式之初似此不率教之曹不可翺翔於堂堂尚書之省一并放逐城

闈之外以示懸法象魏之意

吏曹判書徐有防因沈鳳錫疏斥乞免疏批

休說沈鳳錫十輩自有鑿龍門一斧沛然疏瀉之
效予方銳意勵精際此人其人之會居銓對揚在
卿等與有幸矣悠悠孟浪之談義當付之無辨

政院請還收承旨處分啓批

王言信如金石莫曰金可鎔石可泐百鍊然後金
也不磷然後石也近日懸法即廿載苦心金相福
事才有布諭者非爲相福即欲示信而信令也大
抵明義録即一部麟經所以扶植撑拄之方在於

簡當二字況免坐者猶滌用此非免坐乎予亦閱
歷世情非不念近來處分之或啓妄想者覬覦而
此則固不滿一哂予志既大定羣惑自當釋義理
日明溲勃俱收豈非何許大好消息乎承宣處分
非曰不當言而言正欲明示本意而卿等反汗之
啓亦可曰舉職特允所請

水原留守李命植辭職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是府是任予之視之如視股肱如
視肘腋卿是五道建節三掌關防而績庸茂著於
同朝之人也予所取卿於是府是任盖亦深量者

存藉令卿有逡巡之義往役不可辭巽矧茲華城
居留須看制置之意為守護 仙寢也為整理行
宮也卿亦必見春初幸行時綸音而是府是任寧
或有商量計度於可出不可出耶卿其即起肅謝

領議政蔡濟恭乞免䟽批

答曰省䟽具悉卿懇卿䟽曰區區秉執即此兩箇
義理云云第一件即不忍聞不忍言之言也去年
是月二十二日之口敎和淚而泚筆呑聲而口呼
結塞移時僅能獲蘇卿在前席而目覩大抵伊時
一諭非欲明示本意如是然後可以永有辭於天

下萬世一之猶不敢為而爲不忍爲而爲以予之頑其可更提於今日乎卿自其後亦不敢更提亦不忍更提者其以知所未知覺所未覺而以予心爲卿心也第二件亦屬邦禁附陳悏蕩之弊未暇索意詳答嗚呼予甚無能爲而所知者天經地義所守者大綱大倫無怍於心不求於人與言及此惟有肝血自不禁上潮卿之闡之想亦怵然而悅然矣卿須勿俟駕屨即日上京

領議政洪樂性乞免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諭即一西序之福壽全書

予既畀於卿矣卿宜有答予者周之詩人當其君燕嘉賓之時尚以天保九如之章答鹿鳴以下五篇況卿元老也元輔也乎哉經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卿之謂也卿且休說甚矣衰也視卿年紀以上人之拜相中書之故事可按權仲和年八十三康純年七十九張順孫年七十八鄭澔年如張順孫而皆至首相外此拜左右揆者指難勝僂又求之於重卜與卿同年者二人加卿二歲或三歲者亦有之卿須克體予委毗之眷毋更控辭即造廊廟以助我洪範九五之治而康而色予則受之

禮曹水原闕里祠祝式啓批

兩説皆通而孔氏之主祀貴矣不係於有官無職但祝式之持難亦或然矣地方官判官初獻孔氏亞終獻享日卜吉以為式

重臣李文源請除白靴䟽批

青氅衣事為與不為豈可設法定式乎氅衣本是昔無近有之式數十年来便成朝衣其所尚青只在仕宦者人事道理今若於此指一下教而或有參差則不如不發令黑靴事闕門以内禁令既立衆聆亦慣自今以純色造靴者一切嚴禁

右議政金憙請行青衣筵奏批

民猶水也撓之則苦之觀於止水之象可以反鑑況御極以來所謂實政無論小惠大惠無一及民乃反以加髢與禁酒等事去年發一令今年出一禁莫曰法非不好意在復舊其為擾民則一也此所以為小民耿耿日前臨街有申諭於觀光人者也鷩衣不過是朝官之所著其色之尚青行之至易向於領相之獻議也雖樂聞而是其言猶靳於設禁者蓋慮行之惟反勿若任各修明之為便至於士庶人之表服內衣俾各一齊改為則擾民之

外近於行不得紬綿苧葛之隨節換著青白染色
之各適其用在官尊而家饒者固非難能彼寒士
窮民何力辦此設使優於辦為設禁則大不可臨
街時曉諭尚云皆未領會都下且然況外方乎卿
之知委中外之請未知為當京華卿相之家豈敢
以此批旨作為語欛而乍為乍不為乎
賔廳請上尊號啓批
猗歟明年之慶初有於我朝盛矣盛矣予小子之
事我　慈殿如事　先王先王癸亥甲子已舉之
縟儀可述於今日且我　慈宮寶齡恰躋六旬誕

育小子毓慶長發以啓億萬年無疆之邦籙 殿
宮吉慶咸湊於是嵗呼嵩而稱賀奉觴而上壽玉
冊金寶揚羙闡徽即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幾年
僂指夙宵顒企間亦從傍愉婉備陳飾喜伸誠之
方者屢矣 慈心愴昔過加固拒此際卿等此舉
大有藉力於得請更欲將此齊籲以冀強回之敎
矣 閟宮追上之儀逢是年行是禮小子宿昔之
至願在此感羣情從羣請何待再啓惟議號涓期
當在得諾於 慈旨之後矣至於上號於予躬之
請曾謂卿等不如林放乎朝廷之諭夫夫之所曉

卿等知而言之則是不信予也信而又言則是不知予也大抵上號之制雖昉於三代以後其義可據其文有秩明王哲辟之莫不講行而修明之者皆出於仰答天眷俯循輿情以賁太平之休象亦自有我家典章予嘗積誠祈懇於 先朝輒蒙允俞予甚否德無能爲凡屬治法征謨萬萬非跂及於 先朝鴻功豐烈而以 先朝撝謙之德猶且勉屈 聖衷予何敢獨自違却於卿等乎非不知從之亦關繼述中一事而予意予已言聞予之言拂予之意决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爲者禮固緣情

義以制禮人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不敢不忍以第一等義空載於經傳千載之下庶有知予心者奈卿等此請之屬於予躬不欲以予心為心可乎當制禮處制禮當緣情處緣情恕予而體予俾予遂初志即惟曰將順二字

筵臣請飭搢紳讓路筵奏批

卿之此奏可謂目下先務是矣是矣國之有體統猶人之有家法莫曰屬於儀文間細節灑掃應對為齊治平之本大抵邇之事父將以遠之事君也入而敬兄將以出而敬長也為學做聖之方其要

亦自外面威儀上用工始觀於程子四勿箴制之
外之語及朱子敬齋箴正衣冠之訓庶驗予言之
不誣數十年来朝端乏矜式之美野外無在山之
畏童習浮靡長益放縱居常動作不識繩墨及其
立朝從官已不免技癢之所使且况擩染於先進
者即亦這般風俗則禮讓二字非可擬論常常以
體統邊事隨處提撕不嫌其叢脞者是豈得已而
然予亦不言將作如何樣雖自今日自卿等益思
淬礪凡有過於工謀不欲開口者各自相規而位
卑人之於官高者侮慢而易忽擺却軌範之類亦

即一一糾正無或饒貸則庶僚自可觀感以至輿儓亦必知等分其收效之處有不可勝言體統立則朝廷尊而自好之士亦當輩出不待加勸而將使揖遜之風不獨專美於唐虞卿等須勿以予言看作陳談至於讓路回避等事仍令廟堂另究修明之道

領府事蔡濟恭華城築城筵奏批

凡事先立大綱然後規模定而次第節目間事當舉而措之監董堂上已命差下使之開春後即為始役築城之大綱莫如形便該堂從近下去定其

基址勿圓勿方勿念觀瞻務從因利乘勢之策董
役之大綱在於便運而利輸卿等預究古人引重
起重之遺式而行之鳩財之大綱先劃之外勿煩
經費亦勿勒捧願納更思兩便之道制樣之大綱
上如簷下著磴而甕城譙樓懸眼漏槽鑿壕設雉
之隨地排分遠倣中國之法近取故相之論卿等
亦須博考詳度俾後人知今日朝廷之有人

禮曹上辛祈穀用立春後與元朝後收議啓

批

經曰天子元日祈穀先講元日之義然後始可議

及於上辛而立春之前後辛亦可辨釋矣大抵元日之釋以上辛昉於鄭玄之註所釋者不甚分明則立春之前後當於何考據乎玄是漢人去古未遠尚且説得依俙如吳操之陳彭年輩臆决之論固不足為有無輕重禴祠烝嘗不以啓閉分至為限而卜日必於上旬考之古經既乏的證求諸通義綽有明據且況諸侯之禮異於天子于社不于郊谿人猶於季冬而祈歲歲致大有頌騰屢豐神其監茲貽以曾孫之慶者在予誠敬豈在立春先後乎祈穀之用正月上辛依時用之例為之

備局兩南竹田限年禁養事啓批

牛山之木未嘗不美矣若彼其濯濯者以其斧斤之朝朝入山林也况竹之性尤易萌蘖則昔何茸今何濯濯雖如是嚴飭禁養近於徒法不能自行苟欲爲端本之政養竹莫如養筍先自貢筍特於限前停封御供既停則雖一條半條若踰境内道臣守令其罪何居但薦獻事體至重限前則兩南分年輪封而勿務體大以細簳之軟嫩者封進每歲以苗長形止依舊例從實狀聞

大提學洪良浩以圖單倒次引嫌䟽批

文苑故事同點則循資書之今番圈單倒次盖緣
都堂之未及照檢待卿出肅欲令釐正於掌故矣
卿䟽引以為難冒之端者非過語百年舊規豈可
以一時不察為後進認而為然之資乎傳心之録
謄圈之册俾即從座次列書

左議政金履素論判府事金鍾秀䟽批 甲寅

不忍仁也孝為行仁之本無將義也忠亦集義所
生大抵忍近於將絜矩是也不知不忍之方焉知
無將之道斯義皎如執契不須問於學究而知之
惜乎卿等之徒規規於自引而為彼明其罪與暴

其心間初無槩及於是可忍之顛末者竊爲卿等惑之

右議政李秉模拜相辭䟽批

答曰省䟽具悉卿懇擬遣近侍以勞卿行行輈已秘城南於是乎予始可以勞字之義期勉於卿卿聞臣勞之爲今先務乎宵旰不遑百度叢脞綱而解紐川且無梁勢將從頭另尋題目一一擔著整頓然後求之之勞庶能食其效况卿先祖文獻文忠暨文敬亦莫不宣力四方遂登綸扉以盡匪躬之誠卿卿家人耳寧或言其勞俾專美於古歟齋

居隔夜略寄注意之梗槩卿須幡然丕劾臣勞之績庸

右議政李秉模請察危微愼辭敎以爲收禁令之本筵奏批

情之目有七皆原於心而心則一而已一有忿懥餘皆發不中節向諭中云云豈非實際真境不偏不倚無無有過差之謂中而中無定處時之義大矣哉譬諸承書批答之史官草冊展時之中在於兩片之中卷時之中在於一片之中欲免子莫之膠滯宜求聖人之活法是以常經之過差處往往或

為時措之達權孔子言觀過之仁孟子亦言周公之過近來舉措自有處得其當之衡尺卿須體念

右議政李秉模申請收禁令遂奏批

為治不以三代為心者蓋自棄也況恥君不及唐虞即亦人臣常分莫曰唐虞與三代豈更有之真所謂謂之不能者賊也大抵漢唐以來骨肉鮮保世愈降而弊愈甚至于我國二百年來黨禍禍人家國若有一番人忠逆之換板輒使在家莫識東西之無罪宗英一人塞其亂而應其變寧不咲哉寧不憤然以今之俗矯今之弊其要道先務莫過

於初批中達權二字如是也故卿等所謂過擧予不認以爲過所謂駭擧亦不自以爲駭愈過愈駭愈見其效而庶挽邃昔淳厖之美可掃北風雨雪之象此所以益勵于心俛焉孶孶雞鳴而起惟日不足者也苟使予心得諧則我國天壤之間只是這箇和風甘雨瑞日祥雲等吉祥善事而肸蠁之徯應於此可驗今筵千言萬語中拈出此端使之出擧條

水原留守趙心泰祈雨狀啓批

城役固非不急之務其爲勸衆勞民則一也近日

之恒暘非敢傳會於是而嘗見古人傳會五行之說勤衆勞民以起城邑陽氣盛故旱爲應亦安知不由於不能節勞佚致此旱耶雖於木石匠夫之入處於庇蔽軒敞之所者從願姑停以待得雨或生涼則渠輩之爽豁即予之爽豁此意更須知悉從便濶狹

領議政洪樂性乞免疏批

昨諭亦旣言之卿試思之朝有老成有國之幸也古人曰君子盡老蓋當時之大夫士爲君子惜其老而未嘗聞以盡老反咎君子也况居上相者從

古者艾居多今卿國之上相也朝之老成也予之
授以上相亦以卿之老成也則初何心而委毗又
何心而體諒乎予且聞之君人者御世羣下之藉
手莫不以四維為重強其所不可強迫切督責使
之失厥守枉厥志而曰惟予命是從惟予旨是循
待庶僚尚甚不可矧乎大官予雖否德汙不為此
然卿之今番所遭非卿一人之所遭諸僚相之同
一所遭也凡今在大臣之列者端揆一人外皆六
十七十歲人卿以老決退代卿叨是任者獨不以
老力辭乎大臣去就先務自重大臣重然後朝廷

重卿若究理斯義不待敦勉之辛勤自有幡然而起者卿須念之哉

大提學洪良浩以文任新通時銓官不爲通議事引義筵奏批 附註洪良浩李秉鼎罷職教

擅盟文垣者即中國之大學士我國之大提學也後進聲價之決可否定高下必待大提學一言其言不啻千斤之重雖以銓官掌用人之責者文任通擬則一循文垣公議雖不面議書問某也居先某也爲次自有宿昔之聲價無或以銓官已見參錯揀擇至於留窠面議如三曹判書之受薦於時

任三相當政書問如通清諸窠之簡通於在家僚堂故事未必然政格亦不載日前銓官之問備專為急於方便而傳教中旣云格例四字已示其然豈然之意大抵面議簡問云云即不過近来疑傳信傳之説年前一大臣陳章引義亦非的見文跡而然者昨日賔對已提此事言於右相矣今卿所奏又如此係是政格更張退與大臣相議從舊例與朔新式間指一停當定為不易之規俾勿每番葛藤凡所謂故事格例云乎者須有點畫之可證然後始可議説況筵體何等嚴重奏語尤當審慎則文苑所無之故事曰以有之政曹不載之格例日以不然庶僚有此錯誤難免輕率之罪況

文衡重任乎文苑事端乎近日因此忽作從緊之葛藤大提學洪良浩施以罷職之典以示弗聽無稽之意俾勵無言不謹之戒將擬也遍議時原任文任後通望之說既發於章䟽與奏對若此則銓官將為回公之備郎乎更有文衡伊筵奏語而重臣即亦文任之原任則宜有一語自引亦無一言挽止乃敢以二十餘年前庠試考券時魁作人之為今番試官事不俟詢問唐突煩澁全不識嚴畏之體文衡既處分則兩罪一不勘有闕紀綱前文任李秉鼎亦施罷職之典

右議政李秉模請劃濟州賑穀筵奏批

湖南沿邑之旱災風損為害最甚民情遑汲如在目中懸懸一念寤寐如結昨夜見濟州請穀之狀數萬生靈之濟活係此船粟一款領府所奏中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云者誠切實陸民則猶有移轉

之路島民則無此何以生乎然則救島民為尤急
先劃穀物付之新牧使領運入去各年前例雖無
二萬石劃給之時云而觀於狀辭似非過實之請
剋減折半有所不忍且況明年何年濟活之政尤
合飾慶之道初欲下送內帑錢緡而島中必難貿
遷本道常賦公貨除留準五千包之數特為加劃
名之曰內下賑需以示朝家別給濟活之需者即
為明年所重開春後別設一巡厚饋之仍諭朝家
本意使傴僂頫頷之類北望鼓腹知是 殿宮恩
澤令則船粟之計已决而如噎在喉耿耿不置者

沿民之輸穀船夫之運粟而其所軫恤若無援例
豈可曰一視島陸乎所以樂赴爭趨於運輸之方
使之便宜擧行念及島氓之困苦王食何甘本島
獻御之物及凡係納于京司者無論出於官出於
民者薦新所用外一并限明年麥秋蕩減　殿宮
所進旣奉　慈教一體停免越海之時以祈利涉
亦出於爲民苦心今亦依已例賫送香祝於牧使
之行行祭後發船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而自昔
尤重於南海爵次最貴苟能牲肥酒香齋誠虔祈
則不但一帆穩往其還如往將使歲歲豐和多賴

祝融之助祭文當製下嚴飭牧使另加潔齋將事

判府事金鍾秀辭薦文衡疏批

春初滄浪之濟航明暴為二字符夏間玉玦之賜環知罪以一言蔽至于今日生下来大節拍要藉事體之莫重申及本情之無它盖予燭照而鑑諒者不以太行康莊而或差卿疏中跡外許心死中求生云云可謂道得真境以若遭罹有若恩遇歷數千古能有幾人予非責報於卿卿宜圖疇於予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讎須念斯義入来會圈

大提學徐有臣辭免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先卿予師也予所得力於經傳先卿之力最多先卿誦經傳如誦已言至于小註而莫不貫通稽古之功無以疇之今卿乃膺文衡之選未批不於卿而孰先況於胄筵命卿掌釐左氏傳句讀也有稱詡於卿者今果踐言卿其勿辭速出膺命

僉知權裕論貴近辨聖誣疏批二首 附註兩司請鄭東浚追奪官爵啓批○乙卯

省疏具悉何代無貴近而御之有道臣主俱榮萬一反於是則不及漢唐中主之世遠甚使爾有此

言即予反省處爾以疎遠之蹤能及貴近二字良用韙之

省疏具悉爾之前疏之批有使爾有此即予自反之句語矣到今爾又露出前疏不言之姓名而死者之致此真所謂求其說而不得然豈可辨正於九原乎此所以反而求之曰不知不智也不言不仁也 僉知權裕初疏之批言之悉矣無罪則共享樂利有罪則隨罪勘斷以渠近密之蹤取此聲討之論所以致此可謂萬死難贖收其職牒燒火以為為人臣懷二心者之戒

內閣以 慈殿 慈宮請 閟宮儀節博考

啓批

今則行禮只隔數日愽考與收議之際徒費日子歸一未易而此等儀文曾未講究亦不可以一時考据之說為準莫若就我朝已行之儀文而倣行之為當 慈殿臨 廟之節别無參差之論當從衆矣 慈宮拜禮處所用 廟見舊儀設位於階上似好至於拜禮之再拜四拜間亦從時用之制庶合遵 先之道升降出入之合用 皇朝廟見之禮未知為可此則有壓尊之嫌而然

左議政俞彦鎬乞免疏批

予見朱子封事至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

方切未嘗不斂衽三復讀至屢遭卿於重卜之辭本首拈斯語揭為全篇之第一義有是哉卿言卿言即予言也予所瞿瞿而努力者正在於請事斯語而値玆體天順人之會仰循休命俯答衆心其機善端其漸陽復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予當銳意卿勿却步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更為卿誦之

右議政蔡濟恭乞免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於卿所取者氣也不挫不鑠屈既如之颺亦然何曾以巖廊江湖換其槩乎

譖夫莫售非予之明也巇塗即夷非予之力也自初攻卿不以其道巷議腹誹諒非阿卿叒立之日夾路覩快予之用卿特順人情也大抵今時無是故餒耳嘗以大冬嚴沍擁衾呵凍之老人取喻於俗樣之低淺卿能記有否國無皆勇之將而軍無皆勇之士雖不必鳴金鼓耀戈甲譟呼嗥呶爭城爭地於猝然勃然之間其振發而作興人人知有所不為貪者廉懦者立呻囈為之瀏亮萎薾變而崱屴使沒模稜之習氣一朝煥然從革餒者不餒尊朝廷於三古者予則蔽一言曰氣為帥然搱之

則反為害焉勿亟勿徐而勿求備不偏不倚而不
務勝始似落落難合卒乃蕩蕩偕歸於是乎初志
遂而能事成治可從欲沛然行其所無事其責顧
不關於卿等股肱之列者哉卿即幡然思曰恊賛

兵曹佐郎李宇炯請行水車疏批

水車之制其利可勝言哉古人以興水利為利用
厚生之大政鄭鑒史引亦豈有別術去冬綸音中
水原北城外開墾曠土於約播百包之地導先教
水根以漑之者亦出於興水利況於川低野高難
用桔槔惟車制㞐水之是便然才不見用莫令時

若而爾能開口言之許令度支之臣面詰於爾又使巧思者造出試之咸以為便則可為生民一大蒙利之端

領議政洪樂性左議政俞彦鎬右議政蔡濟恭聯劄批

近欲明諭於莫重莫嚴之義理者揭示軌範於象魏也然徒法不能自行在於三事相須之地承弼恊贊之如何故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爾惟風下民惟草予固否德雖乏偃草之化而自卿等處下風之列者聽之藐藐曷嘗有先事捄正

觸類對揚之美者哉於是乎如裘倒挈如鏡反照浮者醉而眞詬拙夫瞎在朦朧蔽一言曰散亂無統紀如許朝廷日宣十行明諭言自言我自我而止而已猶且咨詢於卿等決其為與不為者意在踐前言也集衆見也今見卿等劄語不及於明諭之當否到此亦可謂都無事明諭一款定以勿為申冀卿等之力闡齋殿筵教本意俾正世道此時辭官非其時也更望安心

內閣提學沈煥之劄批

答曰省劄具悉卿豈欺予取而看來往往有警切

激昂處其詞足以感人些少下語之未會本旨都
不苛評御劄之締思構神在於江行及收禁條降
明諭數件末乃結之以矯俗辨誣為一篇之關鍵
收禁非可論明諭不欲為江閣親閱中流杯盤歸
之於權不得中者御說遒矣是舉也盖取諸地中
之水天上之雲自以為內聖外王權而合經事如
日月星辰高照耀道是皇王帝霸大鋪叙非予自
聖所仰述者即我家法也昔在　世宗朝講武于
東郊起讓寧之謫而設宴慰之宴罷還其謫而回
鑾外此望遠喜雨亭之水操具載國乘誠如卿者

亦敢竊議於 聖人之舉措也哉卿也故宣此温
批以卿言人所難言悃愊自露也卿外更有掇拾
飣餖之徒者象魏在彼
摠戎廳還穀分給啓批
卿等觀夫飼飯者乎一夫另給一盂而飼之又使
一夫持渠飯而喫著另給者之側伊後一夫以另
給不更給只使一夫依前喫渠飯於其側另給者
見而流涎忘前日另給之恩而反怨伊時之不與
共喫今莚定奪何異於是乎慶辰賜米雖曰白給
此皆貧無依窮不能之類也諉之白給拔於再巡

則渠輩之流涎而怨咨不見可知客此數十斛穀物使渠輩抱向隅之欝有非先王不忍人之政初巡白給之殘戶特幷許付於再巡

直提學李晩秀辭疏批

豈職弓裘所感悃愊古人詩所謂相門連戶牖卿族嗣弓裘又所謂悃愊見無華語論出稜角者於卿近之

館學儒生金道曾等請辨聖誣疏批

賢關不失賢關之本色然後多士不期自重而自重有左右可言之言有諸大夫可言之言有國人

可言之言縱使其言即人人可言之言爾等非左右與諸大夫也待左右言之諸大夫又言之至于國人皆當言而未及言之時始可與言朝廷體貌自有層節今之侍從臺諫即古之左右左右言之而即獲肯諾以是諸大夫猶不欲疊床柰多士之效國人之言而不嫌其越俎者有非自重之道也賢關之本色豈若此乎爾等自今率此敎遵厥式當言乃言其言自重則人畏士論物無遁情賢關尊而多士亦尊爾等明聽批敎交相告誡服膺

修撰崔獻重論邪學疏批二首 附註都憲李義弼投北敎

近於言事論思之列徒見搏擊之習未聞願忠之人間有求言風波隨其後因噎廢食失於矯枉任他撕壞無異推壑却顧鄭重不知何者爲眼底兩便之長策際見爾萬言之章起結於異端之毒正亂常而說弊捄弊本諸君心惓惓以淸化源之功抗辭責難其云予民之未新謂予學未至於明明德其云吾國之不歸仁謂予工夫未篤於克復涵養之斵欠文勝之爲害程試之蔑效士趨之少實亦皆謂之表不端而影不直請予反諸躬而求諸心者爾言可謂節節藥石勝似一貼淸凉散曷不樂

而受言歸之肺腑之用外此雜書之弊尤屬切中
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朱夫子之言也矧伊奇詭詖
邪之書正合為灰為燼內府之藏凡以稗官小說
為名則并與舊在編籍袪之丌架之間者已為數
十年出入邇列之人莫不聞覩但搜括私藏秉畀
炎火恐或徒擾而令不立矣爾又以招徠林下之
士俾有觀感知所趨向為言言愈著證當深留意
焉明清曲士所著文字之內而五部外而八域一
切黜去無敢家置有不率敎者用朱夫子所論黃
蘗僧明正典刑之律事許使廟堂稟處大抵求言

將以納言納言將以用言用言之後宜加褒賞故曰明王賞諫臣予雖否德所期汙不在昏特擢爾以司諫院大司諫以示翕受之意風憲之長為任顧何如而乃敢為此偏黨之習偏黨猶屬餘事搆罪言者尤為驚心借使獻重真有譏諷之心如都憲疏語可恕在彼於我何有而今乃以叵測之目極口噴薄依然又出一箇柳星漢自此言事之章一涉礙眼則著之以禍帽擠之於危穽皆將無所難焉此路一開其為凜然寒心者甚於西書洋說之乍起旋熄所惜者以言為名近日一政一事惟以一反習俗為心諸臣所共知則都憲此疏可謂言路之鴆毒大司憲李義弼遞差火其疏於院庭投其人於有北以寓惡惡而能去之義

投李義弼於有北豈或為爾地者一則矯習正俗一則祛黨息詖設令爾懷無狀之心試不測之計

外藉內逞口然心否名之曰言疏而匡救君德指陳時政云爾則其心且置之其言當假借況爾之疏辭何有於譏諷古者設誹謗之木士誹之庶人謗之而除非幽厲之時不使衛巫監之爾或真箇譏諷如義緗之云譏方誹諷比謗淺深輕重不翅尋丈古猶立法而誠求令請拿鞫而正刑義緗以名家子乃為此無稽蔑識之說所可懼者人心之陷溺如彼彼義緗何足深誅大抵君人者司命而造命從應曲當於與奪斡旋之際然後道之所存師亦在焉風行草偃其國庶幾而何物所謂洋學

南不入濮鈆北不入無𨽻東出于鴨江東而學則
斁亂權顛殺活人類而禽獸冠裳而漖面然而流
播二百年東閣其書不先不後熾行於近日其機
凜然浮於嬴豕只諉之於斯文之一大劫運而不
以回挽之功反以蘄之衮躬方寸之地則是誠吾
君不能謂之賊也爾是責難於予者爾果聖人所
謂賊乎恭乎然則恭者當正刑乎賊者當拿鞫乎
此箇義理皎如晝夜惟此申申正在爲萬世深長
之猶

內閣提學沈煥之仲救李義弼劉批

以言為名者不敢開口可否則將使忠言譖說雜進而人似鬼鬼似人為黑窣窣地界寧有是乎況理則一也道無二致王霸猶不可竝用義利猶不可雙行卿之言得不背於弗貳弗參乎予嘗聞於叔程氏之言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云耳

備局區畫嘉山渴馬倉改建物力啓批

曉星嶺即關西關防之咽喉又置古城鎮為鎮守之地此錦南君鄭忠信之事業而設倉儲餉純大米之為近萬石未聞於三南而此乃兵使李日躋

之經綸也若其形局之奇壯觀於道臣李宗城師臣張泰紹鄭纘述諸人之前後狀辭歷如指掌盖駒峴在曉星之右而峴下之倉前臨大野其制如左右植足有飲吸長江之勢倉號灘名之渴馬為稱者良有以也則敢以蟣蝨一鎮將蠹謀蛙智葺新而廢舊形局換改殆類足之縶而口之銜其在重關防為形局之道既聞之豈可使之復舊修葺而已乎年前重修之鎮將付之帥臣棍懲

領議政洪樂性等論許積復官金聖鐸蕩滌聯箚批

劄語既欠渾厚事實間亦差爽謄錄於記注頒示
於爛報則恐爲該洽眼藏之所竊議原劄不得已
封還非忽於格例也昔有大臣許穆劄論許領相
積也　聖批截嚴至以聽人指嗾使之首實以
聖祖禮遇臣隣之盛德宣此批於大臣者　聖意
亦有可以仰度之端　聖祖之所已施於古大臣
者予其可不遵用於卿等乎如是敷諭之後後更
有言敬禮之常典有不可顧卿等須須聽知令人
之固陋不識黨禍之糟粕甚至院議之啓忽書烏
有之楠字反漏伏法之㨢名於此益知羣夢之未

易喚覺為朝象世道深庸悶念百人且置之所致
慨者在於領敦卿何不以卿祖之心為心卿之先
祖文忠公款款忠赤國耳忘私有何顧惜於彼而
其奏對之辭至以為體府之設何與於逆謀云爾
則此可謂一部公案卿祖之秉心如此而竟不免
禍於毒正之羣凶其段落之各異亦如彼矣卿等
亦或聞伊時顛末乎窮覈諸賊無所不至而皆云
領相則不知迭發臺章備極其嚴而亦曰獨其父
不知不知二字即決此事之左契予於正義理彰
綱紀之事未嘗不夙夜慥慥昨日處分即上刑適

輕下服世輕世重惟齊非齊咸中有慶監于茲祥
刑之徽意也不在多誥自有斟量附陳故校理金
聖鐸事當初承宣舉措近於媚竈從而惹鬧至有
賊禧駿豐原之事端原其聖鐸之本事比之年前
趙德隣事不啻歇之又歇逢今年念科名而始使
之蕩滌者亦可謂後時矣
右議政蔡濟恭論許積復官劉批
卿名不在於三相之劉意謂卿能體予認予不肯
為隨衆助瀾之舉際有卿劉踵至而其所為說反
有甚於三相斥彼以不能為石碏之事卒使之不

軌陰謀自其家釀出在家不知臣末之信云而仍以昨日處分歸之於不可使聞於隣國惜乎卿今老白首寧或纏繞於舊日習氣為此色目中言語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之方乎三相批旣言之卿之今日之言即故相昔年之言故相以此屢被嚴敎於 聖祖迸出都門蒼黃還鄉在 聖祖之時事關 聖躬而猶以刑政之或失其平處分且如此矧予斟輕酌重以 聖心為心必欲歸美有光乃有昨日之處分其事面之不敢言道理之不敢提豈比於故相劄論之時則卿乃不少鄭重周章反

忽盛氣噴薄以予大公至正永有說於萬億年之舉措歸之於悖於理者是誠何說是誠何心竊為卿甚不取也

領敦寧金履素匡救時政闕遺仍論許領相復官劄批

首尾千言都是勤攻秉燭整襟讀至屢回然而歷敘之闕遺多及於夢踏亭第一樓臨蹕之事此非不貳之過三為四為十為百為以期乎慣具瞻而習羣聽外此政令舉措間輒失其平自有權度在焉寧忍樂為附陳縷縷可感誠款之無隱抑有一

語之不得不復於卿者卿雖曰體府一也寧有不欲加於此者必欲加於彼乎云而予則曰體府再設主客各異加諸彼此有涇有渭卿何不以先卿之心為心不念眚災自眚災賊刑自賊刑之分槪乎已已事尚忍言哉為先卿痛之寃之炳若之義視同日星獨於庚申一案竊有從来宿昔之輪囷略示意於數昨處分不如是則何以明　聖志於千載樹王綱於今日而公族莫保權戚無憚又莫得以快雪大耊已未之恥矣予嘗喜古人語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之句大書壁間昕夕顧諟

予心即古人所謂吾心卿勿多言予實不惑

大司諫韓用龜效近日諸大臣劄體言事疏

批

龍信而蠖詘物不可以終蹇故受之以解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近日事體義繇生生之義予何與焉爾顧爲仁者乎智者乎抑顧爲百姓乎任爾之性不欲拂之

左議政俞彦鎬辭職劄批

有宋孝皇有寤寐英豪之想夙契深悟於紫陽而紫陽之奏有云歲月如流往不復返不惟臣之蒼

顏白髮已迫遲暮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時夜已闌秉燭朗吟其相與之際有足想像於千載予亦點檢二紀間治法征謨何法可以為則何謨可以足聽自顧初心汗不止此夷考其實歉多慊少數昨堂疏之批誦道尤悔之思今卿又引紫陽言以勉予深庸感佩附陳第一條言之盡矣便不新新而近所謂云云兩件之不干與不知猶不以為大不然故相有知尚亦欽服於卿之公心但所引具書句語涉於逆詐億不信能不為白圭之玷耶第二條卿言旨哉與其勤諮於未言之言曷若優容

於己言之言初批本意闕而不章固有司之罪這間姦狀人莫得以知之則餘毒所及無一人說破云者眞境盡出妙處詮品然或辨之不明則還恐螮蝀於太淸難爲容諫之主說之未詳則却嬿纖翳於大義孰諒無隱之卿戒在涉禁未免掛一大抵卿等之遭逢於予所秉者那言之易爲力須與同朝之士務盡推車之功且觀於柳星漢職名之不改先從師文之故紙亟導遂諭外此數示其責亦惟在於卿等云耳

吏曹參議宋煥箕論領議政許積復官䟽批

省疏具悉前批中雪恥酬先正云云觀於明　聖
志先　聖德之句語意謂爾以爾家之人必不言
而喻矣今爾曰以莫省所以者無或前批之未暢
歟徃昔己未之事尚何言筵請告　廟須教至引
濟州吉云節之例從又撰進教文而反諉張三之
操刃李二之償命者其人何人則如故相之異趣
設或未及立異豈比於右所謂其人之同室操戈
乎況故相之死在於己巳十年前且況最後收議
雖似依違自來庇護昭載國乘者乎予於先正曠
想多端獨於己未之恥未遑一言之槩及幸因故

相復官事始獲提道於今日使後生少年益知顛末復故相即斥其人斥其人即念先正予之謂雪恥酬先正云者不亦宜乎大抵百年而公議大定故相雪其寃而先正尤有辭使其人愧赧赧惶汗浹背於九地真所謂異條而同貫大公而至正也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九